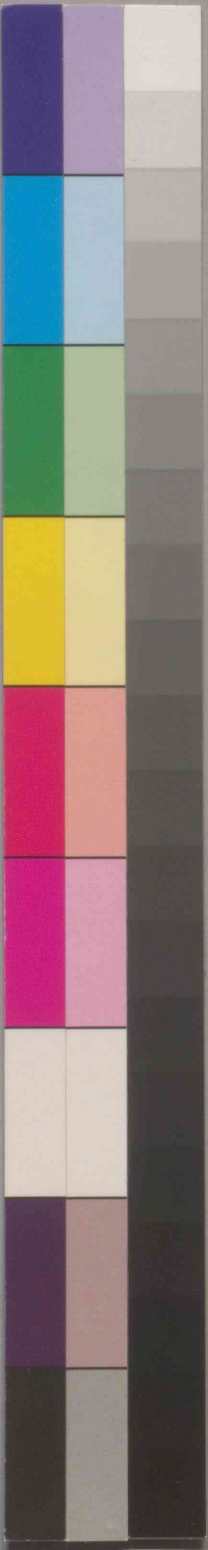


澹泊史論 中

五

No. 13
730
(13)

175749 群馬県立
図書館



K093
#30
(13)



澹泊先生史論下

常陸 安積覺子先著

乙酉夏。久患瘧。因卧羸億。不能讀書。因閱信玄全集。目為消遣之資。間有可議者。輒錄本文。附目已見。隨意評隲。本欲涉獵一部全書。及瘳。館事鞅掌。不復得閑。故不能竣功而罷。

信玄請殿

武田信玄者。左京大夫信虎之嫡子。小名勝千代。信虎為人彊暴。愛次子信繁。動有易嫡之志。信玄知之。深自

晦匿舉動貶退。常如不及信繁。人皆曰爲庸劣。天文十年。甫十六。加首服。任信濃守。兼大膳大夫。名晴信。其年十一月。初從信虎攻信州海野口城。城兵乞援平賀成賴。入道源心。源心率兵入援。嬰城固守。時大雪。城不可拔。將佐議曰。聞城中有兵三千。環而攻之。猝難得志。不如罷兵而還。歲且暮矣。天又大雪。敵豈尾我乎。信虎從之。下令。明旦班師。信玄進而請曰。兒願爲殿。信虎晒曰。衆謂敵不能尾。將安用殿。若二郎則必不請。信玄固請不已。信虎許之。十二月二十七日。全集或作二十八日。信虎斂兵。

還甲府。信玄獨留。兵纔三百許。夜令士卒曰。嚴辦戎備。秣馬蓐食。不論能否。飲酒盪寒。人皆不喻其旨。竊相謂曰。還府何用如此。真癡騃矣。及曉。信玄引兵而出。直向敵城。城兵曰。信虎解去。散出村里。爲迎年計。留者不滿百。信玄掩擊殲之。其在外者聞之。曰。爲信虎反攻。皆無鬪志。奔竄山谷。城遂陷。源心驍健多力。信玄輒斬之。人始服其膽略。乃還甲府。信虎不喜曰。守城報捷可矣。捨城而來。何其怯也。羣下揣知其意。皆慢易之。信玄不伐其功。順從謙默。而爲自全之計。

評曰。信玄不得於其父。不悅於羣下。而善自韜藏。一旦臨場決敵。出人意料。若齊文襄之在文宣時。其智豈易量哉。唐太宗年十六。始應煬帝之募。說雲定興。曰奇策。竟解始畢之圍。信玄雖非太宗之比。出奇制勝。如老成人則一也。知人善使。謀畫無爽。卒能取信濃。奪駿河。東略上野。西徇飛驒。凌跨五州。世稱名將。其機蓋見於此。而其無父之心。亦基於此。

信玄逐父

信虎將廢世子。其迹彌著。信玄患之。密與親臣飭富兵。

部今井一郎等謀出信虎。而無外援。今川義元。姊夫也。欲倚曰為重。潛使人致其意。義元曰為信虎婦翁。悍而難制。今與晴信通謀。使得如志。則彼心服屬於我矣。乃許諾。信虎不之知也。天文七年春。使人諭信玄曰。今川閔閔之家也。今使汝之駿河。宜在彼一二年。就義元而講藝。習肄威儀。其意專在出之。而曰信繁為嗣。三月。信虎如駿河。命信玄曰。不日而召汝。汝速來。及出。信玄與同謀者。叛于甲府。拒信虎而不納。義元為之聲援。信虎無如之何。信玄遂自立。信虎終身流寓他邦。

評曰。孝者百行之本。信玄逐父自立。毀滅天倫。大本既虧。雖威震鄰境。名垂百世。不足觀也矣。或曰。子之論正而迂矣。信虎凶暴。天人之所不與。且欲廢嫡易嗣。武田之家。不亦危乎。信玄曰。不出世之資。不忍坐受其制。故不得已。而爲此謀。竟能興隆世業。開拓封疆。是雖不孝於親。而孝於祖先。庸可譏乎。曰。不然。信玄既爲世子。略涉書籍。當講問安視膳之義。起敬起孝。盡爲子之道。盡道而不我愛。廢立唯命是從。於我何有哉。其在危懼之地。順從謙默者。皆僞也。夫兇悍

如信虎者。曰誠事之。猶未易感動。況曰僞乎。推是心也。商臣元凶之事。亦不難爲。雖終身不敢讀論語。果何益哉。曰。然則信玄被廢。退就羣臣之列。厘爲一隊之長。才略無所展。而老死于牖下。後世不復知有信玄者。其可乎哉。曰。可也。立身行道。揚名於後世。孝子之爲也。未聞逐父逞志。貪功徼利。而謂之令名者。苟盡爲子之道。則名之不稱。世之不知。於信玄乎何損。且信玄之戰爭。專爲富國強兵。而非敵愾之事。曰天子之命。父不可逐。而況於私乎。孟子曰。舜視棄天下。

猶棄敝蹤也。竊負而逃。遵海濱而處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。張子曰。無所逃而待烹。申生其恭也。孝子之處變。如斯而已矣。衛出公拒莊公。不父其父。而禰其祖。當是之時。魯有聖人。晉有正卿。故子路有奚先之問。趙簡子有戚之師。雖人心泯於彼。而天理存乎此。若信玄之爲。則羣雄環視。恬不知怪。姻戚如義元。亦貪利于己。反擠而陷之。詐力長而仁義消。人心泯而天理絕。禍亂何由弭哉。曰。卑之。無甚高論。舜與申生。信玄不能學也。曰。吾近取曰喻子。燕劉仁恭自恃強

大。驕侈貪暴。及梁將李思安攻之。非其子守光擊而卻之。則燕幾不守矣。然守光悖逆。囚仁恭於大安山。可曰存燕之功。而解囚父之罪乎。此必無之理也。要之守光特庸懦之信玄。而信玄則英傑之守光耳。至其叛父則一也。雖百戰而百勝。烏能得贖其罪哉。

韭崎之戰

天文七年。信濃帥諏訪賴茂。與小笠原長時謀曰。聞晴信逐父。人心不附。將士樹黨標異。不相輯睦。宜乘此釁。取甲斐。七月。兩將率兵攻甲斐。逼韭崎。甲府曰。新逐

信虎見兵寡少。僅有六千餘。飫富兵部甘利備前小山田備中板垣信方四將。探籌各定前後。兵部先與賴茂前鋒戰。信玄召麾下兵繼之。備前備中信方相踵而戰。然敵兵多。我軍疲頓。幾不能支。甲府留守原加賀急驅市井丁壯五十許。擐壞甲。紙旗竹鎗。大譟而至。敵軍見之敗走。追斬二千七百餘級。自辰至未。戰合凡四。皆召麾下勝。麾下兵小幡山城每戰揮鎗。先衆獲首級。竟騎而與敵偏將馬上相搏。斬之。被七創。馬亦傷。乃挂所獲甲首四於鞍。謁見信玄。污氈赤血。所乘赭白馬爲駒。

甲府壯士相謂曰。戰當令赭白馬爲駒耳。

評曰。賴茂長時勇將也。信玄年纔十八。處危難之地。能却強敵。其後用兵三十餘年。未嘗敗衄。雖四境鄰敵。而無侵掠甲斐者。可謂希世之良將矣。雖然。非加賀之方略。則勝敗未可知。倉卒之間。能出奇策。邦有人。此之謂矣。山城之勇敢。恐不下於耿令言之甲裳。盡赤。及晚年沈鷺有謀。善曉軍事。壯士欽羨。信不虛矣。

信玄納賴茂女

天文十三年二月。信玄觀兵。諏訪板垣信方使典廩。信繁招諭。諏訪賴茂。賴茂納款。三月。信玄歸甲府。賴茂三來于甲府。信玄竟使人殺之。其黨又叛。賴茂有女年十四。信玄欲納爲妾。信方及飮富兵部甘利備前。皆曰爲不可。山本勘助。晴幸竊謂三將曰。太守威武日盛。四隣莫能爭雄。諏訪將士。何所能爲。今聞納故君之女。則將士胥悅。曰爲萬一生子。使外孫繼絕。則諏訪之家。可曰再興。彼必傾心事太守。與本州士子無異矣。三將領焉。信玄遂納之。將士果大悅。相率來服。旣而生四郎勝賴。使居諏訪。曰嗣賴茂之家。晴幸之言驗矣。

評曰。晴幸算敵無遺。決勝有餘。智勇出羣。世所共知。而至於此言。則陋矣。殺降不祥。而納其女。使其少有入心。則豈能俛首奉杜。席于仇讎哉。三將之言。正而難用。晴幸之論。邪而易入。所謂逢君之惡者也。郭崇韜。莊宗之功臣也。欲爲固寵之計。而勸莊宗立劉夫人爲皇后。識者譏之。而覆莊宗之社稷者。劉后也。今納死虜之女。冀其生子。而悅將士之心。在當時。則可謂不尋干戈。而能鎮靜一方。計之得者矣。而滅武田。

之宗社者。勝賴也。天之報施。亦昭昭然而晴幸之罪。殆不可逭矣。

信方之敗

天文十四年五月。信玄將兵屯信州小室。諏訪郡代板

垣信方遣使告小笠原長時。木曾義昌。信玄全集作義高。今從武田系

圖織田長譜。踰鹽尻嶺入寇。伊奈諸將名亦應之。信玄登時

發小室。向諏訪。使信方防伊奈諸將。信玄自將防長時。

二十三日。長時下鹽尻嶺。義昌為後繼。長時與信玄先

鋒甘利備前諸隅豐後原加賀。酣戰移時。雌雄未決。信

玄右隊將典殿信繁。小山田備中。欲從山路出。長時陳

後。直突義昌陳。長時眾見之。恐其截後。一時奔潰。信玄

將士獲首級六百二十九。伊奈諸將聞之。曰。二將失利。

我軍豈能得支。不如引退。晡時將抽兵而去。信方欲進

擊之。有荻原與三左衛門九郎二郎兄弟。信方之甥也。

九郎二郎謂兄曰。伊奈諸將所恃者。長時義昌耳。今二

將既敗。將士聞之。當速遁去。而徐徐引退。且不燒營。間

有燒者。則撲滅之。是必有謀。未可輕進。與三左衛門告

之信方。信方素剛愎自用。及聞其言。大怒曰。汝輩怯懦。

敵旣褫氣。何謀之有。宜疾擊之。旣而日暮雨降。伊奈將士乘闇廻軍。先是留銳卒三百於營中。定軍號。分爲三隊。至是伏發。大呼而進。前後夾擊。信方督勵士卒。悉力而戰。然事出不意。死傷甚多。果如九郎二郎所料。九郎二郎恥詬於信方。挺身赴敵。獲首級一。示之信方。又赴陳而鬪死。時二十一。時人莫不惜之。以爲信方拒諫取敗。歸必有罰。信玄諭曰。信方聞我鹽尻之捷。銳意勦敵。固其宜也。戰非斬敵爲善。我亦不可無損。前有強敵。後有伏兵。雨夜迷闇。必當進退失據。而麾下之卒。無一奔

亡者。非素馭軍之善。烏能至此。時人感其言。

評曰。九郎二郎可謂明決之士。料敵如指掌。智也。不躡等而告其兄。順也。不藉舅氏之勢。義也。恥言不用。奮身而死。勇也。使信方從其言。則兵不撓敗。而彼亦建勲著名。與當時驍猛之士。並驅爭先。惜哉。信玄之論信方。將略也。豈有懷諫喪師之將。而又稱其善者哉。蓋信方老臣宿將。重傷其意。而英雄作略。固未可測。明年笛吹之戰。信方爲帥。巨寡擊衆。大破上杉憲政之兵。豈非信玄獎諭之力歟。然而剛愎之性。終不

俊。狂勝輕敵。隕命於上田原。雖有孟明視不解之風。不思殷孝祖死將之譏。爲將者其可不戒哉。

戶石之戰

天文十五年。信玄攻信州戶石城。先是分遣諸將。曰備隣境。故兵頗寡。栗原左衛門蘆田下野等。各率數十騎攻城。小山田備中爲信玄前鋒。諸角豐後爲後拒。甘利備前橫田備中扼險。曰備援兵。村上義清將兵六千援戶石。前鋒樂岩寺直衝備前陳。橫田備中子十郎兵衛搏敵督將于馬上斬之。樂岩寺怒。督戰彌厲。城兵見甲

府兵少。突圍出戰。信濃先方川上入道等皆敗走。備前備中前後受敵。力戰而死。義清乘勢欲擊信玄陳。山本

晴幸言于信玄曰。

時晴幸在麾下。託己所率足輕於備前。安間曾根二人而進言于信玄。

前備中戰死。義清將逼麾下。事急矣。得無良策乎。信玄應曰。信濃先方潰走。勢不可遏。不如與小山田備中諸角豐後合兵。三陳爲一。曰決死。晴幸曰。設使敵後隊南向。則我得勝。信玄曰。我軍且不聽號令。豈可使敵兵如意乎。晴幸曰。臣試出一策。請使豐後所將五十騎。受臣指揮。信玄卽呼豐後諭之。晴幸率其騎去。陳可五町出。

其南敵兵果南向。南向則我陳益整。不可復當。晴幸還白信玄。益步騎將挑戰。小山田備中張陳而進。敵兵不能支。遂敗走。晴幸急馳備前陳告捷。備前士卒素習兵機。逐北頗有斬獲。晴幸又諭信濃先方將士。使還軍整陳。甲府兵士雖死傷甚多。而信玄遂得勝矣。

評曰。戶石之戰。義清軍鋒甚銳。信玄先鋒既敗。麾下亦危。非晴幸之進策。則豈能得濟乎。善戰者因敗爲勝。其斯之謂歟。太宗與竇建德相持於虎牢。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。西馳而南上。建德陳動。因而乘之。遂擒建德。晴幸之致敵。其有髣髴于此乎。兵家所謂大星。晴幸之所決機。而其功不可掩也。

上田原之戰

天文十六年八月。信玄攻信州志賀城。拔之。休兵小室。先是。小縣守將真田彈正幸隆。知春原若狹及弟宗左衛門辨而有武幹。授以方略。使往更級。詐降村上義清。因稱翻城爲內應。請遣兵迎接。誓書定約。義清信之。簡驍兵五百抵小縣。若狹兄弟引入子城。幸隆闔門悉殲之。義清居常憤懣。至是聞志賀城陷。謂其下曰。志賀巡

屬也。今不出兵。部下諸將恐懷離沮。嚮墮彈正之姦計。多喪甲士。當與信玄會戰。而決死生。不然則斬彈正之首。貫之矛槊。不亦快乎。將校諫曰。本軍壯士。多爲彈正所誘殺。新進輩未習軍旅。且聞信玄兵多。宜避其鋒。俟時而動。義清不聽。曰。兵之利鈍。不在衆寡。我意決矣。遂將七千餘騎。管于上田原。幸隆請爲前鋒。信玄知義清淹恚。不許。命使爲右軍。板垣信方將前軍。與義清兵戰。破之。率部下兵。乘勝逐北。與後軍相去懸遠。不擇地形。向義清陳。檢所獲首級。敵偵知其驕情。卷旗而進。急擊

之。信方方據胡牀。兵不暇接。敵兵弓槍叢刺。竟斃之。義清軍復振。整陳而進。典廩飫富兵部等四將。邀擊破之。義清率精卒數百。馳突信玄陳。所向披靡。後軍馬場美濃。信房內藤修理昌豐。橫擊走之。諸角豐後真田彈正。邀其走路。義清單騎揮刀。親與信玄鬪。信玄被創。旣而義清墜馬。士卒擁之而去。是日接戰。互有勝負。信玄雖喪驍將。而終得勝。斬首二千九百餘級。其後攻略郡縣。併吞信濃。勢浸彊大。實由此也。

評曰。魏相有言曰。敵加於己。不得已而起者。謂之應

兵。兵應者勝。爭恨小故。不忍憤怒者。謂之忿兵。兵忿則敗。義清不悟。詐謀亡失精銳。此雖非小故。而所召興戎者。忿兵也。信玄提師攻城。不得謂之應兵。而義清拒羣下之諫。蓄怒而來。則信玄反爲應兵。變化無窮。勢在呼吸。而勝敗之機。蓋決于此矣。夫義清之摧堅挫銳。與信玄鬪者。雖能不食其言。此特隊伍匹夫之勇。而非將帥之事。幸隆之譎敵。則高季興誘李茂貞之故智。而若狹兄弟亦馬景之流亞也。權略之士。何代無之。顧在能收其用耳。

義清乞援景虎

義清既敗。道路爲諸將所扼。不復得歸更級。經涉山澤。抵越後。納一郡于長尾。景虎請屬麾下。曰。義清兵竭力。屈崎嶇蹉跌。藉君威靈。得反弊邑。君之惠也。景虎時年十八。勇略過人。出見義清。曰。先人爲景。經略加賀。能登越中。功績垂成。而不幸隕命。越中當時。景虎尚幼。故不能繼成先志。將俟明年雪消。出師越中能登。召攘寇敵。而今君窮蹙。歸我。拒之不武。敢不唯命是聽。我聞晴信用兵。常貴慎重。是欲蓄銳全力。蠶食郡國。景虎則異於

此不務遠略。不貪壤地。當戰則戰。不能復避來銳。昔源義經僅領伊豫一州。相摸入道總管天下。至今世人不稱崇鑑。而稱義經者。曰其當戰善戰也。於是景虎召諸將令曰。今當與晴信對壘。兵不須多。限曰八千。十月。景虎及信玄。遇于海野平。景虎雖年少。信玄聞其名頗憚之。命山本晴幸爲陳。布置嚴整。首尾救應。悉合法度。景虎使前鋒挑戰。勝負略相當。旣而日過中。有二騎兵出陳指揮。斂兵而退。問之。則景虎與其軍師宇佐美駿河定滿也。甲府將士爭欲追躡。晴幸固止之。信玄亦引去。

翌日。信玄召諸將。問景虎方略何如。晴幸對曰。臣愚料之。景虎合兵七千爲圓陳。先使前鋒擊我前鋒。其意正欲曰其麾下直攻我麾下。決一死也。而見我陳完固。馳突無所施。故輒收兵去耳。自此曰往。彼必多方曰怒我。怒而輕進。則陳不能整。不整則爲彼所乘。正墮其計。宜靜曰待之。徐圖其利。諸將皆善其言。

評曰。信玄謙信勅敵也。智勇略相當。適足曰相持。而不足曰相斃。所謂曰智攻智。曰勇擊勇。智勇不足恃。而無曰相勝者歟。雖小大之不侔。較其才氣。則譬如

高歡之於宇文泰也。今其言曰。當戰則戰。不能復避。來銳。而海野平之役。戰未及酣。俄收其兵。所言頗似。相反。而實相應。何也。既曰。當戰則戰。明其不當戰。則不戰矣。隨武子曰。見可而進。知難而退。軍之善政也。謙信蓋達此旨。觀其談將略。信玄之謹嚴。謙信之果決。卒如其言。可謂知彼知己者矣。蓋信玄之兵。似程不識之部伍。而士卒不若。謙信之兵。似李廣之簡易。而勇烈過之。世或見其剽悍驍銳。而徒目之為猛將。豈知量敵審己。未逮弱冠。而有老成之度乎。及壯。管轄諸州。威震關東。如其事業。則友在信玄之上。兩雄並稱。豈徒然哉。

川中島之戰

天文二十年。管領上杉憲政與比條氏康戰敗。奔越後。依景虎。讓管領職與上杉氏。於景虎。永祿四年二月。景虎赴京師。謁將軍義輝。賜輝字。改名輝虎。將軍家譜為三年五月而全集所載事實。輝虎勢漸彊大。有併吞關東之志。時信有次序。今從之。玄徇信濃。士馬彊盛。輝虎下與義清有約。每年出兵川中島。侵擾壤地。八月率兵一萬三千。營于西條山。信玄

聞之。出屯于川中島。扼筑摩川上流。兩官渡。斷越後路。士卒患之。輝虎略無懼色。信玄留五日。入海津城。休士馬將佐諫。輝虎請還。弗聽。淹留經旬。信玄召馬場信房。山本晴幸曰。戰期明日。卿等部分隊伍。晴幸曰。我兵二萬。分一萬二千襲西條山。詰旦交兵。曰。麾下八千陳于川上。待敵半濟。前後夾擊。則蔑不勝矣。於是高坂彈正昌信。飲富兵部馬場信房。小山田備中。甘利左衛門。眞田幸隆。相木一兵衛。蘆田下野。小山田彌三郎。小幡尾張等十將。向西條山。典廢信繁穴山。本書不書伊豆守左衛門大夫蓋伊

豆守信友也。

為麾下前鋒。逍遙軒信連。原隼人將左軍。太郎

義信望月

名關。

將右軍。信玄自將中軍。部署既畢。曰。待天

明。九月九日夜。輝虎從山上望炊煙。召諸將謂曰。我與信玄構兵。既逾十年。未能得志。今察其機。信玄分兵為二道。一曰來襲。一曰待我半濟擊之。瞭然已在目中。今我先涉水。張陳挑戰。使彼前鋒。襲我空營。直曰麾下。薄其麾下。急與信玄搏戰。或交反而死。否則劫之。曰。講和我計決矣。遂率其兵出西條山。度雨官渡。時夜二更。不聞人馬之聲。輝虎每行軍。一人兼三人之食。晨爨。曰。斷

煙火人莫測其去留。十日黎明，信玄過廣瀨渡，布陳。呂待前軍之報。既而日昇霧霽，敵兵已在近。眾寡不敵，士卒大驚。信玄使浦野若狹覘之。歸報曰：「輝虎數匝其軍，過犀川而歸。越後曰：『不然，此所謂車懸者也。』」輝虎將送死于我，乃更整陳。呂待輝虎授甘糟近江兵一千爲後軍，直江山城兵二千護輜重。自將兵一萬，呂蠣崎和泉爲前驅，騎兵皆下馬執鎗，督將馬上指麾，分隊力戰。輝虎率麾下，出信玄陳右，擊義信破之。進擊信玄，所向衝突震蕩，互相殺傷。輝虎馬上揮刀，親擊信玄，信玄不知

爲輝虎。據胡牀，引鐵團扇支之。刀中團扇者八，腕被創。士卒爭進救之。原大隅援鎗刺輝虎，不中，搃其馬。馬驚逸去。山縣三郎兵衛昌景與蠣崎和泉戰穴山，與柴田因幡戰卻之。其餘諸將皆爲輝虎所敗，逃至廣瀨渡。典廩信繁諸角豐後山本晴幸等戰死。既而幸隆兵部等十將遙聞戰鬥之聲，還軍爭進，尾而擊之。輝虎大敗，士卒悉潰走，戰死三千餘人。甘糟近江獨整部眾，徐徐而退。高坂昌信追擊之。近江殊不爲意，過犀川，留三日，收集散兵而去。是日合戰，非諸將來救，信玄幾危。輝虎歸

越後謂將佐曰。嚮我自入敵陳。欲與信玄相搏。劫之爲盟。而聞信玄好謀。多置圓顛類己者。且亂真。且鎧冑鮮麗。如壯者軍裝。其爲信玄子弟。亦未可知。尤豫之間。馬爲敵所毆奔逸。至廣瀨渡。有甲士自稱太郎義信。馬上格鬪。鋒刃遞交。而信玄前軍競進來擊。我軍敗績。不與信玄交臂。遂志。至今不能釋懷也。

評曰。晴幸指畫未爲失圖。謙信夙悟其機。冒夜而進。此固晴幸之所不及。而信玄之所不慮也。先人有奪人之心。其斯之謂歟。幸而諸將來救。信玄不至大敗。

不然則孫叔敖所謂戰而不捷。參之肉其足食乎者。非晴幸之謂歟。且死塞責。固得其所。夫謙信之逗遛涉旬。異于義清之復諫。信玄士馬精整。無覺可乘。故堅忍且持重。欲俟其動而制之。及其挺身陷陳。則欲爲曹沫之事而不果。謙信非素與信玄有怨隙。所且構兵者。且其許義清也。然而兵連不解。則不能經略關東。通使講和。信玄不可。故欲決成敗於一舉。而其志固有所在焉。若且賈餘勇而觀之。則豈謙信之意哉。蓋川中島之戰。所謂確鬪也。旗鼓相逼。鋒鏑交接。

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。信玄始雖挫衄而終不退戰。場是所難能。而世稱其勝者歟。審其形勢。兩魏印山之戰。如夜襲且遇敗而復振。賀拔勝槩刃垂及高歡。絕與此相類。固當無所優劣也。

信玄廢義信

永祿七年中元夜。太郎義信託觀燈。抵飢富兵部家。密語過夜分而還。唯其傳曾根周防近習長坂源五郎開齋子從焉。監吏偵察其狀。翌日白信玄。兵部弟三郎兵衛昌景侍側。進言曰。臣記世子年十六。初赴戰場。命兵部

使衣戎衣。閣下親行酒。世子觴於兵部原美濃小幡山城山本勘助四人。臣等感泣。竊謂未見如此盛事。閣下慈愛日隆。而世子何故包藏禍心。自川中島之戰。臣降公詆閣下。臣蓄異圖。兵部身為重臣。當讜言極諫。繼之臣死。是兵部之分也。今既不能諫爭。又從而贊成之。罪在兵部一人。臣頗蹤跡知其事。自七月初。每日通書兵部。交結邪謀。然反計非急。臣欲候監吏發之。然後上言。故延至今。因探懷進義信手書。有兵部應諾。誠可嘉尚之語。於是信玄陰為之備。猜防滋甚。至明年正月。數兵

部罪而誅之。下義信於獄。殺周防源五郎。下八十餘人。十年十月。義信自殺。

評曰。義信悖逆。天地所不容。囚之殺之。孰云非宜。然原其本心。則信玄有召啓之。彼聞其逐父。召爲爲人子者。苟有才能而不得逞志。則雖逐父可也。殺之亦未爲不可。一有萌于此。則梟獍之行。何所不至。嚮使信玄知愛子之道。則擇師傅。選僚屬。屏儉邪。遠讒佞。教之召義方。旦夕而輔導。則庶幾不陷於不義。而無父子相殘之酷矣。今旣不然。自幼至壯。所講磨者。軍

旅之事。所游處者。健兒悍夫。不服溫清之勤。不聞仁恕之言。肆意嬰戮。不亦宜乎。信玄爲子不孝。爲父不慈。天性毀滅。倫理斲喪。菑不逮身。幸矣。夫兵部甲府之驍將也。所謂赤備。隣敵震懾。當召功名。令終而爲潘崇之行。凶徒之魁。罪不容誅。始與信玄逐信虎。又與義信圖信玄。一之謂甚。其可再乎。或曰。義信反狀未露。事頗曖昧。信玄不推覈其實。而遽殺之。不亦過乎。曰。不然。昌景忠勇之士也。其言不涉欺罔。雖召百口保之可矣。召弟證兄。其事實難。大義滅親。可謂公

忠又何冤濫之有焉。

庚寅冬。中島爲貞作淺井三代傳見寄。余縱觀之。歎其記事精確。用意史筆。因有感于當時事迹。撫其可議者。略下論斷。以還之。

上坂泰貞教誡二子

泰貞之教誡二子似矣。然觀二子之才。孰與亮政。二子果能制之乎。則抑而不用。使彼怏怏不得志可也。苟不能制。則小惠不足懷大奸。克思吾言。遇之勿踈。果何所益。孰謂泰貞之審於料彼。而闇於知子乎。其實非不知

也。養而子之。立而爲嗣。非有大過。其勢不能易也。然則殺亮政。已斷後患。何如。曰不可。彼方忘死救急。殺敵立。謹。曲意事我。又無過惡。烏得殺之。蓋亮政之才。而二子之不才。天也。至此無可奈何。泰貞死不瞑目矣。

泰貞嘗爲京極勝秀所子養。故養泰舜。已爲己子。不忘本宗。義固當矣。何已又養泰信。蓋欲結交隣境。已爲援也。然立泰舜爲嗣。泰信爲副。兄弟之分既明。而爭奪之源塞矣。上杉謙信養北條氏康子。命名景虎。又養甥景勝爲子。繼嗣未定。而謙信卒。二子爭立。日尋于戈。景勝

終殺景虎。據有越後。謙信英武絕倫。固非泰貞所及。而至其貽厥。則遜一著矣。

京極屋形

屋形者。世家謂也。當時非如京極六角吉良土岐之流。則不得稱。而京極六角。同族仇視。鵜蚌相持。而不免漁人之利。吉良土岐至義諦賴藝。敗亡相踵。唯甲斐之武田。駿河之今川。周防之大內。豐後之大友。拓境廣地。士馬雄盛。不負屋形之名矣。然氏真爲信玄所逐。義隆爲晴賢所弒。信長入甲斐。而勝賴無噍類。秀吉一怒而義

統無所措手足。安在其爲屋形哉。甚矣。高濂父子之孱弱也。亮政反于泰舜。是反于高濂也。而不能討。檄召將士。張皇虛聲。老病不能任事。猶不足責。高岑懦緩。受制于人。不得已而出兵。敗衄而還。逼於俊孝之議。旣和而又戰。戰而又敗。敗而又和。雖講和。其實請降。舉措乖方。一無足觀者。宜其幽于小谷。不能一日聊生也。其子高秀。若存若亡。苟非秀吉之經略長濱。則京極氏不得血食矣。由是推之。信長秀吉隱然有功于京極氏。雖謂之爲高濂父子。報讐雪恥。可也。

淺井三代

亮政謀將也。久政愚將也。長政勇將也。謀而無勇。則謀不成。勇而無謀。則勇不立。惟愚也。謀不能入。勇無所施。相率歸于敗亡而已。亮政知人善用。廣收羣策。曰寡擊衆。謀無遺算。乘高。清之罹疾。城于小谷。此其急著也。卒能吞噬江北。開叔基業。真奸雄也。久政不恤軍事。荒于畋獵。拒諫信讒。疎斥耆舊。及殺大橋秀元。羣下益離沮。其不遽至覆滅者。特曰長政收士心。維持紀綱。遷延歲月耳。長政勇略逸羣。健鬪無前。奇計良策。雖不及乃祖。

而摧堅挫銳。百戰不撓。殆有孫策姚襄之風。而終不救於敗亡者。久政之蠢愚。掣肘膠柱。請戰而不許。坐失事機。遂使強敵得逞。志于我。謀臣猛將。賣降恐後。力屈勢蹙。父子不能自全。悲夫。亮政反逆之雄。何爲立傳。懲不臣也。應仁之亂。紀綱不振。勝元持豐之黨。割據州郡。各爲自立之謀。下陵上替。弱肉強食。凡有力者。皆可曰行篡弑。亂臣賊子。無人得而誅之。豈特一。亮政而已哉。然余嘗怪亮政得志。呂降。何亂賊之滋多也。約而言之。陶晴賢殺大內義隆。齋藤秀龍逐土岐賴藝。秀龍亦爲子。

義龍所賊。長曾我部元親出一條康政。浮田直家。纂浦上宗景。松永久秀。醜三好義長。遊佐信教。牋畠山昭高。三好義繼。弒源義輝。其餘不遑枚舉。綱常滅而倫理絕。悖亂極矣。然其原起于比條氏之蔑上。義時曰。陪臣放逐三帝。恣行廢立。高時效之。陵暴萬乘。羣下相視。恬不知怪。世道一變。其所由來漸矣。

長政藉父祖之資。雄視江北。兵精力完。而與越前相爲脣齒。固信長之所深畏也。蓋長政不服。則信長不能越近江而窺畿京畿。故結婚曰親之。倍約曰斃之。其遇信

長。實長政之不幸也。諸將名長政者三人。淺井長政先輩也。淺野長政次之。黑田長政又次之。皆一時之良也。淺野黑田。世受方面之任。安富尊榮。亮政至。長政三世而絕。反臣子孫。不能久遠。天定亦能勝人。不其然乎。

淺見對馬守俊孝

俊孝機略不及亮政。而殄滅之志。始終不渝。不特曰其與秦舜有姻婭之好。蓋忠義出於天性。其身老于行間。曉暢軍事。亮政所憚。唯俊孝一人而已。高岑旣敗。亮政往越前。謝其援已。俊孝欲乘虛曰襲小谷。將士一無應。

者孤軍單筈無如之何使諸將皆如俊孝則豈不轉敗
爲勝哉高岑不能用其策盡其才每戰輒敗沈慶之曰
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岑之謂也

井口彈正義氏

亮政困于地頭山計無所出將自殺大橋秀元耳於義
氏使之代死義氏怡然就死亮政竟得脫故亮政厚撫
其孤娶其女呂妻久政義氏不授命則亮政不能立三
世之基豈非忠臣義士耶曰不然謂之烈丈夫則可謂
之忠義則不可何耶義氏仕京極氏而隸于泰貞其實

臣焉耳及亮政襲今濱拔上坂意氣揚揚遂自越前義
氏與今村掃部國平迎謁道左遂臣事之與其死于亮
政何不死于泰舜曰泰舜衆人遇之亮政國士遇之則
將如之何曰亮政反于泰舜是主將之讐敵也縱不能
陳力誅討豈宜委質爲臣乎衆人國士旣非通論況非
其比者乎燕劉守光將稱帝孫鶴固諫死之先哲謂孫
鶴受劉守文委任不能自死殉之乃銜守光生全之恩
忠諫而死是可自死而不能死可自無死而死也義氏
之輕死豈非其比乎然而逼於亮政之急難激於秀元

之勸獎。勢不得死。此樊將軍授首荊軻之秋也。故曰。可謂烈丈夫。不可謂之忠義。余恐世人見其視死如歸。將與村上義光毛受家照輩。同日而語。故不得不辨之。

赤尾清綱對久政

久政與六角義賢戰敗。歸咎勲舊將佐曰。卿等耄矣。清綱對曰。行兵猶放鷹也。第在主將之指揮耳。臣等雖老。筋力未衰。今日先君若在。不復如此老耄矣。詞直氣壯。久政無如之何。陳登忤呂布。布盛怒欲殺之。登不爲動。徐爲曹公之言曰。譬如養鷹。飢卽爲用。飽則颺去。布

意乃解。清綱語勢。與此略相似。調理麤人。不得不如此。

久政殺大橋秀元

秀元亮政之等夷。拳勇趨捷。非有大相過者。特曰亮政有統馭之才。推而爲主。呂微功名富貴耳。相從日久。竭力行伍。亮政曰。故舊遇之。益相親愛。故臨死。曰久政爲託。久政多不法。秀元因事規諫。無所回避。遂見疎。又聽讒者之言。召欲殺之。秀元與其子善二郎赴小谷。遺書長政。指畫軍政。其心一日不忘淺井氏。幾乎從容就義者矣。郢王友珪患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威勢甚重。發詔

召之。其腹心皆諫曰。往必不測。師厚曰。吾知其爲人。雖往如我何。乃帥精兵萬餘人。度河趣洛陽。友珪大懼。甘言遜詞。曰悅之。尋使還鎮。師厚揣友珪不能殺已而赴之。秀元知久政必能殺已而就之。非不能爲師厚之事。不屑爲也。故其言曰。今我不往。今昏童一警眠。亦甚易耳。此其胸中算定久政。不下師厚。而不負託孤之義。能守君臣之分。則大有間矣。

久政議長政與信長結婚

近江越前輔車相依。譬如夏之於鄭。建德俘而世克降。

卒之兩困而俱斃。遇太宗也。信長之將略未及英衛。況敢企望太宗乎。然而淺井朝倉緩急相救。則不愧於夏鄭之交矣。何曰言之。久政承父之業。不克負荷。荒禽息政。疆場日駭。唯其不欲長政與信長結婚。議論稍有可觀。不忘與國之好。使彼不得侵軼越前。而後許之。善隣之道固宜如此。信長專曰詐力。駕馭羣雄。清議不足。卹盟約不足。顧愚弄久政。牢籠長政。如宿將老臣。則曰言。餌之。將士日攜貳。而瓦解之勢不可遏矣。寧捨一女子。不可不取敵國。此信長之本謀也。久政一味樸實。循其

故常。呂爲清議可怵。盟約可徵。而終不知墮其計。此其所呂喪軀也。考其歸則誠愚。而持議未嘗不正。彼戶詐此呂信。去食去兵。而信不可去。寧與與國俱亡。不與敵國並存。臨死決烈。猶有可取。觀者不呂其過。而掩其善。斯可也。

遠藤喜衛門直繼

直繼手眼明捷。膽略素定。方其饗信長於成菩提院。中夜馳還小谷。說長政使殺之。曰。臣一人之力。足呂辨之。君公自引兵來擊。進襲岐阜。則取美濃尾張。在掌中矣。

呂刺客自處。何其卑也。呂將略授長政。何其倨也。卑與倨。皆明捷之所爲也。其策信長。灼如著龜。設使長政從其言。則信長輿尸而歸。豈不殆哉。長政不欲邀危乘險。猶有君人之度。而不知養虎遺患。此興亡之機關也。姊川之戰。直繼潛入敵軍。直前欲擊信長。爲竹中久作所覺而死。是欲了其前局也。故曰。膽略素定。非邪。

暨乎兩兵酣戰。主客相亂。竊軍號。易旗幟。徑前欲殺主將者。往往有之。如姊川之戰。朝倉義景之兵。狙擊東照公者二人。天野三郎兵衛康景加藤喜左衛門喜之。

覺而斬之。秀吉攻三木城。別所長治之兵久米五郎久勝。志水彌四郎直近。圖擊秀吉。亦所覺而死。上杉景勝與最上義光相持。東禪寺右馬頭佯爲景勝兵。提首突入陳中。呼曰。我獲右馬頭首。大將安在。請檢之。不及者十餘步。本莊越前守繁長擊而殺之。凡此數者。皆直繼之流。而竟無一人得志者。匹夫之勇。固非所尚。而萬夫之勇。未必不從。匹夫中來。顧其養之何如耳。

安養寺三郎左衛門經世

長政敗于姊川。經世力戰深入。爲敵兵所擒。信長問城

中虛實。經世詭辭。曰對。信長縱之使還。經世益勵戰守。小谷陷危在旦夕。而延數年者。蓋賴其言也。及淺井氏滅。事京極高次。削髮號聞齋。慶長庚子之夏。石田三成往大津城。謁高次。告其謀而誘之。高次雖不聽。而善遇之。經世謂將佐曰。三成稱兵。必不能成。執而戮之。一夫力也。請我當之。黑田伊豫守不從。曰。三成受秀賴密旨。旨舉大事。輝元居大坂。指麾軍事。今殺三成。則輝元急攻我。諸將響應。守備未完。四面受敵。此危道也。經世曰。不然。秀賴尚幼。不能出命令。三成誣天下。旨濟奸謀。關

西諸將脅于三成。蒲伏聽命。今殲渠魁。則諸將波駭。羣疑蠡起。輝元惶惑。計無所出。我亟遣一介報于小山。內府大旆。鼓行而西。則平蕩支黨。可翹足而待。此不世之功也。伊豫守素恇怯。不能用其言。經世憤惋而退。信如其策。則不待青野原之鏖戰。而天下大勢已定矣。明決之士。所見略同。經世之欲執三成。卽直繼之欲刺信長也。要之。二子皆竒士也。故特表而出之。

澹泊先生史論下 終



群馬県立図書館



0295105-1